



黃巢

林燁卿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黃 巢

林 燁 卿 著

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

1962年

林燁卿 著

*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鎮興路54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02 號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張 2 3/4 插頁 1 字數 52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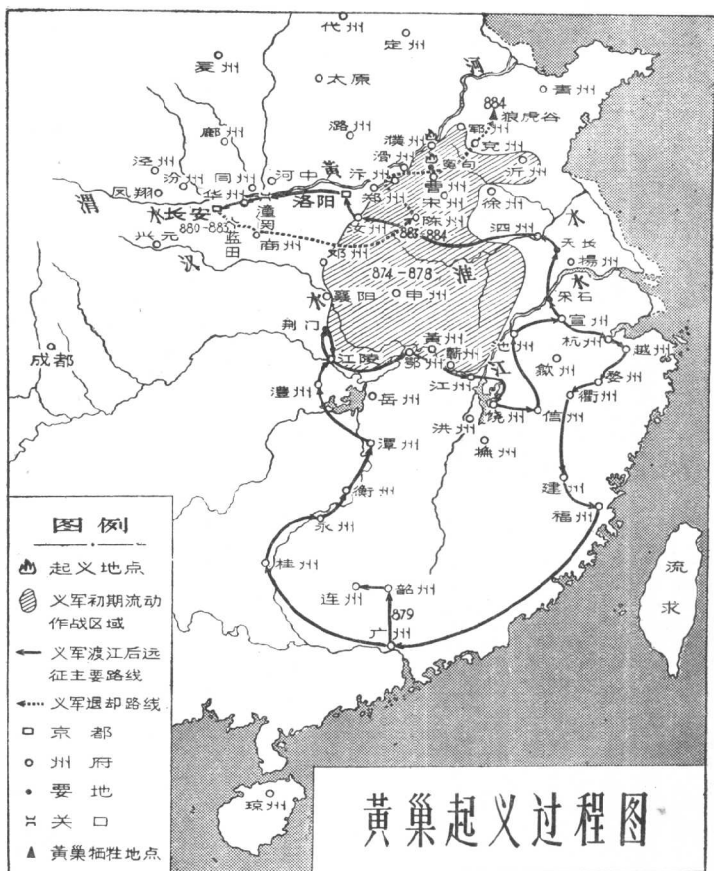
1962年5月第1版 196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8,500

統一書號：11074·321 定價：(十一) 0.32 元



黃巢塑像

(龙德輝作 中国历史博物館藏)



目 录

向罪恶的朝廷宣战.....	1
响应王仙芝起义.....	10
轉战关东.....	16
在严酷的軍事和政治斗争中.....	22
南下大进军.....	30
北征.....	41
直搗长安.....	48
建立了大齐政权.....	54
反圍攻前后.....	61
烏云滿布的时刻.....	67
为农民革命贡献了生命.....	75

向罪恶的朝廷宣战

黄巢，一千多年以前的革命英雄，大约在唐宣宗初年（847年左右）^①，出生于曹州冤句县（今山东菏泽市西南，“句”读“渠”qú，“荷”读“哥”gē）。

黄巢在兄弟辈里排行第二，人称二郎^②。大郎名叫存；三郎名叫鄴（读“业”yè），别名思鄴；四郎名叫揆；五郎名叫欽；六郎名叫秉；七郎名叫万通；八郎名叫思厚。兄弟八人，个个都能使长枪，弄大棒。雄武豪放，原是山东人民的好传统。黄巢特别喜欢练习武艺，练就一身好本领，精通剑术，也善于骑骏

① 黄巢的出生年月，旧史书是不会记载的。只有宋朝话本新编五代史评话，说他生于860年（唐懿宗咸通元年），这显然不可靠。评话又说他年长于朱温，那是可以相信的。朱温生于852年（唐宣宗大中六年），黄巢应该生于这年以前。从黄巢的六个弟弟都在875年（唐僖宗乾符二年）参加起义看来，黄巢起义时的年纪也不会太轻。但也不宜把他的生年估计过早，因为到884年（唐僖宗中和四年）黄巢失败牺牲时，他的儿子只有六岁。这里暂且推定黄巢生于847年左右。

② 唐末诗人韦庄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中，有“二郎、四郎抱鞍泣”之句，二郎指黄巢，四郎指黄揆。

馬，挾長弓，箭不虛發。

這個家庭世代是販鹽的，積下一些錢，所以黃巢小時候也有機會攻讀經史。粗通文墨的老鹽商^①，巴望子孫功名成就，改變受賤視的商販子弟的地位，在世時曾不遺余力地為黃巢的應舉創造條件。青少年時代的黃巢，也有着通過科舉圖個出身的想法。他用心學習文章，博覽書史，並且上過京師應考進士。可是作為一個“關茸微人”（小戶人家出身的下賤人，“關茸”讀“踏—冗”tà—rǒng）^②，是不可能考試及第的。進士考試的失敗，對於黃巢並不算什麼打擊，橫豎他的興趣不在浮華的詩文上邊，倒使得他對現實的認識深入一步了。

黃巢生活在唐朝（618—907年）末年，那個社會實在是烏煙瘴氣，漆黑一团。

大唐皇朝是經過隋末農民戰爭建立起來的。在隋末農民戰爭當中，舊的封建統治勢力遭受沉重的打擊，所以在唐朝初期，政府掌握了大量官田、無主地和荒地。同時，唐初的統治者也認識到農民戰爭的威力，為了鞏固新統治，不得不对農民讓步。唐朝政府在開國後不久實行“均田制”，就把那些土地分配給農民耕種。在唐朝初期，農民一般可以得到土地，受到的剝削也比較輕，於是農業生產就逐漸地發展起來，手工業

① 宋人張端義的貴耳集卷下，說黃巢五歲(?)時曾隨侍父、祖做聯句詩，這個家庭該是有讀書作詩的風尚的。

② 舊唐書卷200下黃巢傳論。

生产也有很大的进步,商业跟着发达了,国家便一步步地走上繁荣和富强的道路。在唐朝統治的前期(618—754年),咱们中国是当时世界上一个最强大、最文明的国家。

但是,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具备两重性。唐朝在前一时期固然是生气勃勃的,是文化灿烂的大国;在后一时期,由于阶级矛盾加深,劳动人民不断地同它进行斗争,它也就逐步地向反面转化,终于从腐败走向衰亡。

大家知道,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,地主阶级是依靠剥削农民过活的。在这样的国家里,农民和地主始终是敌对的阶级,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,无时无刻不在继续着、发展着。唐朝的情况便是这样的。

均田制度并没有触动地主已经占有的土地,贵族和官僚还可以按照等级分到更多的土地,其中亲王多到一万亩,一品官多到六千亩。而且贵族、官僚、地主和富商,为了扩大财富和过享乐腐化的生活,照样要用种种办法剥削农民,掠夺农民的土地。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,地主阶级的生活越腐朽,他们对农民的剥削也越厉害。均田制度必然要遭到破坏。752年(唐玄宗天宝十一载)的詔令說:

如聞王公、百官及富豪之家,比置(逼置)庄田,恣行(任意)吞并,莫惧章程(不怕破坏均田令)。借荒者皆有熟田,因此侵夺(有的借口开荒,侵夺农民的熟田);置牧者唯指山谷,不限多少(有的借口設置牧場,任意封占山谷)。爰及(弄得)口分(农民按口分到的田)、永业(归农民世代占有的田),違法卖买,或改籍书,或云典貼,致令百姓无处安置,乃別停客戶(佃戶),使其佃食(依靠租地耕

种过活)。既夺居人之业，实生浮惰(流浪失业)之端。远近皆然，因循亦久。①

这道詔令具体说明了土地兼并的真实情景：统治阶级通过开垦荒地、设置牧场、强买、窜改户籍、典押等方式，无孔不入地侵占农民田地，而且全国一律，由来已久，以致农民无法谋生，变做租地耕作的佃户或是流浪失业者，情况已经够严重了。

到唐朝后期，均田制度完全破坏了，土地兼并无限地发展起来。全国大部分的土地，成为大地主阶级的庄田。这种庄田，大的占有土地五六千亩，里面有大地主的庄院(住宅或别墅)、田地、果园、菜园、磨坊、店铺、客坊(佃户住的茅舍)、牧场等等。一个大地主，往往有好几处以至几十处庄田。象唐代宗时(763—779年)的宰相元载，在京城长安(今陕西西安市)南面就有几十处连成一片的庄田。晚唐诗人司空图也是个大地主，他的庄田坐落在中条山王官谷(在今山西芮城县西北，“芮”读“瑞”ruì)，方圆十多里，里面有良田几十顷。这样，大地主的财产越来越多，他们用不完，吃不光。在唐懿宗咸通年间(860—873年)当过岭南节度使(驻广州)②的韦宙，就在

① 禁百官夺百姓口分、永业田詔，载册府元龟卷495 邦計部田制門。

② 唐朝政府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力量，从710年(唐睿宗景云元年)起，在各个冲要地区，先后设立带有“使持节”(持有皇帝特赐的旌旗、符节，得先斩后奏)名号的节度使，全面掌管一个地区的军队、行政和财政，实权很大。后来全国各地都设有节度使，大的管辖十多个州，小的管辖两三个州，成为既有土地、又有兵力和财力的封建割据势力，历史上叫做“藩镇”或“方镇”。

他的江陵庄里积聚起稻谷七千堆，号称“足谷翁”。

土地兼并继续发展下去，成千成万的农户，被迫丧失了土地，到处逃亡，饱受颠沛流离的痛苦。唐朝统治者也招致州县残破的恶果。在818年（唐宪宗元和十三年），京兆渭南县（今陕西渭南县）长源乡的户数，从原来的四百下降到一百多；虢州（“虢”读“国” guó）阌乡县（今河南灵宝县西南，“阌”读“纹” wén）的户数，从原来的三千下降到一千，逃亡户竟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。统治者已经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。

在这社会矛盾尖锐、统治危机深重的时候，唐朝统治阶级却变本加厉地挥霍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财富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。

860—873年在位的唐懿宗，喜好音乐、宴游，皇宫里乐工有五百人，每月宴会十多次，赏赐动不动十万、百万，出游时随从人员多到十几万人。出嫁女儿同昌公主，更不知道耗费了多少金银珠宝。他特地替同昌公主造了一所新房子，这所房子说不尽的富丽豪华，窗戶上嵌满了五光十色的宝石，围在井口的栏杆是用金子和银子打造成的；陈设在房子里的家具当然也特别讲究，连舂箕和篮子也用金丝编成。不料新房子造成不久，同昌公主就短命死去，紧接着埋葬同昌公主，从葬的衣服、什物有一百二十车，送葬的队伍长三十多里。这场丧事的开支没法计算，单是对于抬棺材和运送从葬衣服、什物的人夫的赏赐，就有一百石酒和用四十只骆驼驮着的糕饼。

为了满足无休止的食欲，当朝的大臣几乎全是搜括钱财的能手。当时曹确、杨牧、徐商、路岩四个大官僚一同做宰相，

招权納賄，貪求无厌。单是路岩的門吏边咸搜括到的錢財，足够全国軍隊开支两年，路岩、曹确这些人搜括到多少，就算不清了。民間流傳着一首歌謠說：“确确无余事，錢財总被收，商人都不管，貨賂几时休？”^①把四人姓名分別嵌入詩中，辛辣地揭发了他們的罪惡。

上行下效，地方官吏好比是大旱天里的蝗虫，无情地吮着民脂民膏。象穆宗、敬宗时（821—826年）的淮南节度使（駐揚州）王播，不顾南方大旱，拚命剝削人民，弄得家家嗟怨。他还巧立名目，浮收盐、鉄稅，每月进奉錢物給皇帝，叫做“月进”。任满还朝，一次獻給皇帝玉带十三条、大小銀碗三千四百只、綾絹四十万匹，因此得到皇帝賞識，当上了宰相。当时还有每日进奉錢物給皇帝的，叫做“日进”。敲詐勒索竟成了官僚們升官发財的門徑。

貪殘的地方官，連百姓报告灾荒都要办罪。怀州（今河南沁阳县）刺史（州的长官）刘仁規，便在受灾地区張貼告示，禁止百姓报荒。陝州（今河南陝县一带）观察使（管理一道或几个州的地方行政、监察长官）崔羹（讀“饒”ráo）也是这样。百姓到衙門里报告旱灾，崔羹指着公堂前面的一棵树，斥責

① 參見宋人錢易南部新书甲卷、王彥唐語林卷7补遺。头一句的“确确”是专心一意的样子，这句諷諷曹确除了剝削人民之外再不干旁的事；“确”字双关，也指曹确。第二句“收”字指楊收，这句說百姓錢財都被他們做大官的搜括去。第三句“商人”指徐商，說他也是只顧撈錢而不顧百姓死活的家伙。第四句“貨賂”原意是受賄，这里借指路岩；这句詰問他們搜括到什么时候才罢休。

說：“樹上照樣長着叶子，还有什么旱災？”他借詐冒旱澇的罪名，把告災的百姓狠狠拷打一頓。這是由于當時地方官的考績，主要依據戶口、賦稅的增減而定，准許百姓告災就得核減賦稅，自己會因為政績差而不能升遷。大小官僚只圖自己步步高升，却不顧百姓死活。

懿宗時候有個翰林學士（皇帝的文學侍從官，負責起草機密詔令）劉允章，在一封直諫書中向皇帝訴說當時人民的“八苦”：

今天下蒼生（百姓），凡有八苦，陛下（臣子對皇帝的敬稱，“陛”讀“畢”^{bl}）知之乎？官吏苛刻，一苦也；私債征奪（高利貸剝削），二苦也；賦稅繁多，三苦也；所由乞斂（地方上敲詐勒索），四苦也；替逃人差科（替逃亡戶納稅服役），五苦也；冤不得理，屈不得伸，六苦也；凍無衣，飢無食，七苦也；病不得醫，死不得葬，八苦也。^①

這就是平常年景下人民痛苦生活的概括。

回頭講一講科場黑幕。在封建社會里長期實行着的科舉制度，是封建統治者從地主階級中選拔“人材”、擴大統治基礎的工具。它創始於隋朝，到唐朝有進一步的發展。唐朝時候，科舉有好多科目，後來因為政府里的重要官員大都出身於進士，所以進士科最吃香，每年參加考試的有上千人，考中進士的只有二三十名。貴族和大官僚，自然不會放過這個陣地，他們千方百計地操縱科場，作為培植私黨、鞏固和擴大權勢的手段。象宣宗大中年間（847—859年）的進士，不是權勢子弟，

① 劉允章直諫書，載全唐文卷804。

便是富豪几郎。有些家族簡直壟斷了進士科。范陽（今北京市）盧家從784年（唐德宗興元元年）到875年（唐僖宗乾符二年）這九十年里，除停舉兩年外，進士及第的有一百十六人。進士名額有限，科場弊竇又多，偏偏大家爭着投考，於是亂七八糟的事情都干出來了。讀書人在考試以前，向主考官行賄，或是請托貴族、官僚推薦，叫“關節”；彼此互相吹捧，叫“還往”；造謠誹謗他人，叫“無名子”。通過這般卑鄙伎倆中式做官的人，還能替人民辦什麼好事嗎？

所有這一切，黃巢在赴京應考期間，有的聽在耳里，有的看在眼里。他生長民間，對於社會中下層有清楚的了解，現在更觀察到了上層社會的情況。他感覺這個世界需要大大的改革。他不再指望朝廷會有什麼改弦更張，深悟到只有“洗濯朝廷”^①，掃除那班獨夫、民賊，才能改變社會現實。在進士落第以後，他寫了四句詩道：

待到秋來九月八，我花開後百花殺；沖天香陣透長安，滿城盡帶黃金甲（菊花別名）！^②

那時光正是春盡天氣，百花爭艷，菊花待時未放。黃巢在詩里把自己比做不當令的菊花，可是却氣魄磅礴，表現了正戰

① 新唐書卷225下黃巢傳。

② 不第後賦菊，載全唐詩卷733。據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編中國民間文學史上冊312頁，今天在湖北一帶還流傳着一首跟黃巢的原作相似的詩：“百花發時我不發，我若發時都吓殺；要與秋風戰一場，滿身披就黃金甲！”

胜邪、美战胜丑的坚强信念。他說等到九月秋来时分，百花統統衰敗，只有敢于跟秋霜搏战的菊花，噴出它那冲天香气，整个长安城便是“黄金甲”的天下了。他已經在想象着一旦憤怒的人們攻进长安的光景：滿城是身披黄金甲的战士，奸臣和貪官一齐扫清，黑暗齷齪的世界，成了金光灿烂的、香气馥郁的天地。他是相信会有这么一天的。

黄巢跟科場决裂了，向罪恶的朝廷宣战了。

响应王仙芝起义

873年(咸通十四年)的秋天,荒淫奢侈的唐懿宗死了,他的第五个儿子普王李儼在宦官(后来叫太监,“宦”讀“患”huàn)拥立下做了皇帝。軍政大权落在大宦官田令孜(讀“資”zī)手里。宦官当权是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老規矩。因为宦官掌握着皇帝的禁卫軍,还管理着机密文书,制定国策,賞罰朝臣,进退将相,甚至廢立皇帝,往往都取决于他們。在这以前的七个皇帝,就有五个(穆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、懿宗)是宦官拥立的,有两个(宪宗、敬宗)是宦官廢杀的。宦官依仗权势,气焰熏天,可以任意沒收人民財物,霸占良田美宅,是当时社会上严重的恶势力。拿田令孜來說,他身兼神策軍护軍中尉(禁卫軍主帅,由宦官充任)和樞密使(傳達皇帝詔旨、掌管机密文书的宦官)两要职,出賣官爵,掠奪財貨,殘害平民,无惡不作。新登位的皇帝也怕他三分,喚他做“阿父”;朝中大小官僚,自然都成了他的应声虫。

新登位的皇帝是以胡鬧出名的唐僖宗,声色狗馬,斗鸡打毬,便是他的时髦功課。他別出心裁地跟亲王斗过鵝,一只鵝的輸贏是五十万文錢。最喜欢打毬,自认为是毬場中的状元。

曾經叫田令孜的胞兄陳敬瑄(田令孜本姓陳)和田令孜的心腹楊師立、牛勗、羅元杲(讀“搞”gǎo)四人用打毬來賭西川節度使(駐成都)的官位，結果陳敬瑄得勝，就任用為西川節度使，簡直把政治當作兒戲。朝政越發搞得一團糟。875年8月(乾符二年七月)，有一大群飛蝗從東方飛向西方，好似烏雲一般，太陽光都給遮掩住了，所經過的地方，莊稼、野草、樹葉子全被吃光，最後在長安附近停留下來。京兆尹(京城地區的行政長官)楊知至却謊報說：“蝗蟲不吃莊稼，並且都抱着荊棘(多刺的植物)自殺了。”宰相們便帶領滿朝官員向皇帝祝賀，說這是新皇帝登基、五穀豐收的好兆頭。朝廷上充滿奇談和怪事。

事實上當時的災情嚴重透頂了。本來黃河中下游一帶，是會因為黃河河道的淤塞，而造成水災的；加上政治腐敗，堤防坍了，溝渠堵塞了，都得不到修理，所以在唐朝最後幾十年，這個地區差不多每年都在鬧水旱災荒。873年(咸通十四年)的災情最為嚴重，從虢州(今河南靈寶縣南)到大海邊，這一年發生了大旱災，麥只收成一半，秋收幾乎全無，貧苦農民窮到吃蓬蒿種子和槐樹葉，年老的人連這些也得不到，只有活活地餓死。到第二年春天，這片大平原上處處在鬧飢荒，農民走投無路。

這時候，唐朝財政危機十分嚴重。平時國家每年總收入不過九百二十多萬貫(古代一千文錢叫一貫)，支出倒需要一千二百多萬貫。統治者為了供應龐大的軍事、行政費用和維持奢侈糜爛的生活，對人民的剝削和壓榨更加殘酷。農民早已不能生活下去了，官府還是拼命地催逼錢糧和各項稅捐，